

林

当

代名家精品珍藏

Dangdai Mingjia Jingpin Zhencang

米缸

Mi Gang

林白 / 著

林白

当代名家精品珍藏

Dangdai Mingjia Jingpin Zhencang

米缸

Mi Gang

林白 / 著

AP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米缸/林白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7

(当代名家精品珍藏)

ISBN 978-7-5396-5380-8

I. ①米… II. ①林…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75183 号

出版人:朱寒冬

丛书策划统筹:朱寒冬 岑杰

特约组稿:上海之冠文化

责任编辑:岑杰 何健

装帧设计:丁明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销部:(0551) 63533889

印制: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65859551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0.625 字数:200千字

版次: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38.00元(精装)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 北流往事 / 1
同心爱者不能分手 / 37
大声哭泣 / 69
致命的飞翔 / 77
米缸 / 115
二皮杀猪 / 165
春天,妖精 / 170
明亮的土铳 / 177
狐狸十三段 / 185
去往银角 / 207
红艳见闻录 / 225
长江为何如此远 / 240
从银禾到雨仙,从棉花到芝麻 / 285
豆瓣,你好 / 304
上升的道路 / 318
某年的枪声 / 331

北流往事

一

瓦片从豆腐社的大木门出来的时候，看见老青正在看天。瓦片斜仰着头擦过老青的蓝布衫，闻见一阵万金油的气味，清香凉爽。他踮起脚尖看老青，头发只到老青的腋窝。

瓦片刚要仰起头看老青在看什么，忽然听见老青耳语似的问：昨夜你家的水缸裂开了吗？

瓦片很认真地想一下，然后皱着眉头说：没有。

老青便有些迷惘地看着他，好像不明白他说的话，她问瓦片：什么没有，你是说，他没有死？

瓦片正要说你不是问水缸吗，突然想起外婆说老青这些天怕是又要发花癲了，都是因为蔷薇的父亲上吊吓出来的。

瓦片决定去找蔷薇，他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见她了。

二

瓦片走到码头，他动作杂乱地爬上木头垛，一只脚卡在两根木头间，怎么也挣扎不出来，就用半边屁股坐着，另半边架在木条上，一时觉得很好玩，也新鲜有趣。太阳有点瘟瘟的，天空灰白得刺眼，晃得木头垛有气无力，瓦片很快觉得头发重发黏，像马尾松林

的针叶一样垂滞滞的，这都是因为天太矮。

就闭上眼睛不看。

蔷薇蔷薇快从你的黑屋子出来，从你的留声机里转出来从你的大皮球里滚出来从你发辫的蝴蝶结里飞出来从你的红皮鞋的响声里走出来，蔷薇蔷薇。

蔷薇赤着脚降落在沙滩上，红白相杂的绸质连衣裙如天空飘浮的降落伞，满涨河风，她胸前的飘带高亢地拍她的左肩拍她的右肩，意气风发。她双手高举一只像天空一样颜色的蓝皮球，天空的颜色在她的脸上身上头发上跳动闪烁，她用她那陌生的城市口音朗朗喊道：大家快来呀——

瓦片很近地站在树底下，听这新鲜脆耳的声音听得芬芳馥郁充满诱惑。蔷薇的两条结实如莲藕的腿在阳光下白得耀眼，瓦片看到背带河的河水在蔷薇的身后挤来挤去簇簇拥拥又眨又闪，发出口哨般的声音。

蔷薇把皮球往树下抛，一道蓝色的弧线呼啸着射向瓦片的鼻子。瓦片掩鼻缩颈，歪了一下头，皮球从树身弹回去，怏怏地躺在沙滩上。蔷薇又喊快来呀——你们。

蔷薇和她的父亲在一个天空布满火烧云的傍晚住进沙街，农业局临街的那个圆形窗口便多了一幅窗帘。那窗帘蓝底白花，从街上望上去，原先黑洞洞的窗眼就有了一只漂亮的眼珠子，楼高招风，窗帘一飘一飘的，这只圆形的大眼就一眨一眨。

沙街凭空多了一只外露的眼睛，而且那么活灵活现，使大家觉得日子有些不好过起来。比如说，郑婆去挖蚯蚓，泼了一担茶麸水下去，仍然不见蚯蚓头冒出来，瓦片就看见他外婆脸上的麻点恨恨地亮了几夭。老青抱怨说那只大眼眨眨的眨得人心慌。裁衣袖或是裤腿就总裁得一只长一只短，但是大家说老青根本没有资格抱

怨,她自己就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甚至王建设也从街头走到街尾,说现在的白天太长夜晚太短,而且厕所里的电灯泡又被人偷走了。

大家认为不可思议的是蔷薇没有母亲。老青曾经好心地问过蔷薇,问是不是过世了,问她爸跟她妈是不是分开了,问她妈是不是在很远的地方,蔷薇一概摇头。老青就觉得事情确实不太好想了,又凭空感到气畅了许多,这样整齐漂亮的小姑娘没有母亲,这才公道,一个人不能把好事都占全了。于是老青在日益把裤管裁得一只长的更长另一只短的更短之余,大部分时间花在了从门缝里向那扇圆形窗上的凝望中。

从窗口里探出头来的总是蔷薇,只有在下雨要关窗的时候老青才能看到她的父亲。那个男人把蓝底白花的窗帘一掀开,老青就马上感觉到心脏像一枚鼓胀的豆荚即将轻轻爆裂,她倚在门后,看那男人用手肘顶着玻璃,米黄色的府绸衬衫像一瓣玉兰花瓣,他另一只手解玻璃窗的钩子,动作敏捷富有节奏感。窗上斜光一闪,玻璃窗就落了下来,那许多优美的动作落在了晦暗的玻璃后面供老青夜夜遐想。

玻璃窗落下良久,老青才闻到自家窗台上晒干的玉兰花瓣散发的幽香,一阵又一阵。风吹过来了,斜斜地刮。干成赭红色的玉兰花瓣就零散在地上,沙滩的沙土裹着它们,吹到河里。

三

瓦片被一声闷得像打屁一样的声音惊醒,他一抽身,左腿像叮了一腿的蚂蚁,一直麻到头发麻到指甲尖麻到眼睫毛,这时他又听见了噗的一声,闷闷的,还是有点像打屁,声音很近,就在木垛下

面。瓦片屏住呼吸，听见一阵哧哧的笑声，像兔子咳嗽，瓦片缩起脖子，在木头之间找到一条缝，于是他看到了一颗头发刺棱棱的脑袋埋在一件粉红色的汗衣里，粉红色的汗衣柔软膨胀呈半圆形，外面还有一件半敞开的蓝布衫，青皮红肉，刺猬头壳在汗衣左右挪动。瓦片看到刺猬头壳上的两粒亮疤，觉得眼熟，紧接着来了一只手，这只手有六根指头，第六根手指从手掌的边上长出来，样子像营养不良的生姜。瓦片猛地感到眼睛被碰了一下，他认得这只手，于是把眼睛瞪得更圆，看见这六指手按在粉红色汗衫的尖顶上，青筋暴起，像只蜘蛛，贼贼地在上面爬，又狠狠地抓捏搓揉，于是瓦片听到了粉红衫的胸腔里发出一声如释重负的呻吟。

瓦片又吃惊又迷惘，他继续看到粉红衫一点点沉没，沉没到他的视线以下，刺猬头壳的身体在他的视线内跃动，一上一下，节奏稳定。一只蜜蜂飞过来，刚要停在那脊背上，立即就被抖开了。瓦片听见背带河水远远近近地流，哗哗啦啦如瀑布飞溅，他感到水在他脸上流淌，他用手摸了摸头，头发湿漉漉的，这时他才发现木头垛也湿漉漉的了，本来浅白色的木头变成了泥土的颜色，发着亮。

瓦片在木垛上又坐了好一会儿，雨飘过去就没有飘回来，郑婆把这种雨叫作过云雨，是“龙撒尿”。郑婆是瓦片的外婆，因为脸上长着麻点，瓦片就觉得她不太亲切，尤其是她用偏方给瓦片预防眼病的时候，瓦片更是认定她的每一粒麻点都是阴谋。

沙街前几年曾经进驻过一支天津来的医疗小组，一个女医生和两个男医生在农业局的房子里住了整整一个月，用一种最新医疗方法为沙街的人们治好了长年不愈的眼病。据郑婆说，沙街的眼病是住在街头的一位因患梅毒死去多年的老头在他小时候传进来的，郑婆一边往瓦片的眼里倒隔夜茶水一边胸有成竹地说些眼病的掌故。瓦片被外婆揪着头发往后压，身不由己地翻着白眼，郑

婆就趁机倒进茶水。瓦片刹那间感到他的眼睛消失在沙漠里，又苦又涩的液体冰凉地泼进双眼，令人想起鼻涕虫。瓦片大声叫着，往郑婆身上吐口水，一边使劲眨眼，把隔夜茶挤出眼眶，但是不敢挣扎，头发被死死揪住，一动就像头皮要脱掉，到最后瓦片只好眼睁睁地让郑婆将一大海碗的隔夜茶水全部倒进眼睛里才罢休。

郑婆松了手，看到自己黑布大襟前斑斑点点白花花湿漉漉一片口水痕，脸上的麻子反倒放起光来，汗亮亮的，她心满意足地欣赏着瓦片泪水滂沱的脸说：这小杂种。郑婆还告诫瓦片，不许对外人泄露这一偏方，虽然眼病在几年前就已经得到了彻底的治疗，但肯定是靠不住的，谁知道天津在哪里。

瓦片想起昨天吃晚饭的时候郑婆直勾勾地望他的眼睛，望得瓦片眼睛里满是又苦又涩的茶水味。瓦片临上床前果然看到郑婆从那只缺了边的瓦罐里抓了一大把陈年旧茶闷在瓦锅里，并且重重地舀了一大木勺水。

于是他决定今天少在家里待着，他要找到蔷薇。瓦片抬头看农业局小砖楼的圆形窗口，那块熟悉的蓝底白花窗帘已经不在，窗口被木板钉死，看上去就像一只瞎眼睛，上面板结了厚厚一层壳，既睁不开，也闭不上，日日夜夜瞪着，让人无端感到脊背发冷。

蔷薇蔷薇，快从你的黑屋子里出来。

蔷薇像一条苍白瘦小的鱼漂浮在黑暗里，她腰肢柔软身体透明，四肢又细又长像河虾的触须，又像龙爪菊长长伸出来的花瓣。她摆动四肢，跳着一种难言的舞蹈，她像星星一样忽明忽暗地闪着光，头上戴着一个用萤火虫编成的花冠，她的舞跳得越来越快，她的黑屋子的四面墙壁连同地板天花板渗出暗红色的果酱，果酱像舌头一样越伸越长，像火焰一样舔向她。瓦片做过一个类似的梦，不过那梦没有这么清晰优美。

瓦片几天前一清早就溜进农业局的院子里去捉一种专门吃梔子花的蝗虫，夜里刚刚下过雨，蝗虫都躲起来了，梔子花落了一地，空气中弥漫着腥气，甜得闷人。

瓦片就是在那天第一次看到死人的。

那双脚毫无遮拦地光着，苍白着僵硬着，像石头一样满腹心事，脚拇指和第二个脚指头之间隔着，像微微张开的嘴，好像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正要喊又没有喊出声。这双脚躺在农业局楼下的过道里，有人在说，人死了脸上就是不好看。有人慢慢地走到院子里，撩起几枝昨夜大风刮下的绿色的树枝，拖到尸体跟前，盖在脸上。树叶淌着水，被风折断的地方发出苦涩的清香，这种类似于梔子花的清香时浓时淡地钻进瓦片的鼻孔，使他觉得空气中充满了危险。

他站在草丛中，裤腿被草叶濡湿了几摊，凉凉地贴在膝盖上。他听见有人喊蔷薇，说这孩子她爸死了怎么也不下来。

瓦片像被石头打了一下，他又看了一眼那双很白的脚，然后就跑起来。叶尖上停留的水珠纷纷坠落，发出一阵清晰的碎裂的声音。瓦片左冲右撞，深夏的草缠着他的腿，裤子全湿了，一直凉到大腿根，裤子又湿又硬，像糊了一层泥浆，重得像是要把身体拦腰扯下。空气甜得发腥，地上的梔子花被水沤得蒸发出一种半透明的水汽，这水汽稀疏疲惫，久久不能散发升腾。

瓦片走上楼梯，这楼梯用一种坚硬的木材做成，踏上去会让人觉得信心十足，鞋跟碰击木板会奇怪地发出一种类似于金属碰撞的声音，在正常的日子里会让精神振奋。瓦片赤着脚，因此他听不见自己的脚步声，只听见两条湿滞滞的裤腿互相摩擦发出唰唰的声音。

他听见有两三个女人的声音在喊：蔷薇，蔷薇，蔷薇，快开门。

没有人回答。瓦片轻轻地一步步走上去。又听见那几个女声喊蔷薇，几个声音几乎是同时发出，像是有人小声说了一二三，预备——唱，三个人的嗓门都很大，震得瓦片晃了晃。楼上静了一会儿，突然蔷薇大叫道：你们走开，我不会开门的！

一阵细小杂乱的吱吱声过去之后，瓦片听见几双脚噤噤下楼的声音，就像一群花鹿在跑。瓦片背贴在楼梯栏杆上，几个女人鱼贯地从他面前经过，她们各自低头走路，没有人看他。

瓦片像猫一样轻捷地奔到三楼，他觉得心脏像煮开的水，不断地冒汽，他半张着嘴，凑近门缝。

蔷薇坐在离门最远的一个角落里，那里散着一堆书和杂志，她坐在这些书上，她旁边是瓦片曾经见过的留声机，一张黑色的唱片碎裂成几瓣，像大大小小的眼睛在地上反着光。

四

老青对着镜子看自己的眼睛，一看看了半天。她用手撑开下眼皮看，看到自己的左眼里有一朵玲珑得让人心疼的茉莉花，她使劲眨眼又睁开，茉莉花还是很安全地长在她的眼睛里，不大不小不歪不斜。

老青一辈子用过的镜子不计其数，她年轻的时候以照镜子为生，左顾盼右顾盼，很得一时风流。但是自从她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连续失手打碎了三面镜子以后，她的辉煌时代紧接着就风流云散，一去不复返了。

住在沙街上，每日听见硬秃秃的称呼：老青。不论男女老少，从早到晚，从吵架骂街到恭喜老青新年大吉利市，一概都是老青老青。老青像冬天里收割过的稻田上那一片割剩的禾茬，光秃秃干

巴巴,没有希望,不可能再长出什么绿色的东西。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叫陈青萍,当年红蕉隐现窗纱,青萍的名字就像新鲜荷叶上的露珠,轻盈地在情人的嘴边滚来滚去,玲珑剔透,爱煞江南。老青现在想起来,青萍的叫法像是小时候屋后长的一种紫色小花,恍若隔世,无处可寻,剩下脚下的一片禾茬,声音干涩。

二十年后忽然有了一个火烧云的夜晚,那天老青吃过饭走出门口,就看见一辆“解放牌”卡车挤挤碰碰地开进沙街,停在农业局门口,从车头走下一个身材修长文质彬彬的中年男人,他朝东张西望的小姑娘喊道:蔷薇,你拿着这个网兜,不要乱跑。

那嗓音圆润地滚过老青的心里,一时间,老青觉得有一千声耳语像炒黄豆似的蹦过来。老青当年在沙街下游几百里的小城,据史书记载曾有苏轼、黄庭坚、秦观这些文人骚客流放时路过,或住一两天,或停三五日,小城渐渐就有了不少文化,修起东坡亭等等。老青早年耳濡目染,粗通文字,听了不少才子落难佳人凋零的故事,并且背过几首古诗词。这时那些支离破碎的词语不着边际不伦不类地涌上来,六朝旧事随流水,为伊消得人憔悴,是处红衰翠减,独自莫凭栏……正有些唏嘘之意,火烧云就暗了下来,像是有人恶作剧泼了一勺水,河面还有些一眨一眨的闪光。蔷薇和她的父亲早已进了农业局的院子,卡车上不多的三两件家什也已搬净,发动机正在启动,噗噗地响,喷着黑气,一股浓得发焦的汽油味直扑到老青的眼睛里。

第二天早上老青发现她放在门角的扫把上长出了一朵蘑菇,肉很厚,白里透红,亭亭玉立,又有几分妖娆。老青极力回想昨夜的梦境,除了想起黝黑的河面漂着许多紫红的豆角以外就再也想不出什么别的东西来了,因此,蘑菇到底是什么意思,老青觉得有些不安,什么事情都不是平白无故的。老青把长着蘑菇的扫把举

到窗前，仔细查看，看到蘑菇伞面的绒毛像淡淡的胭脂。

独坐良久。锦瑟无端五十弦。

老青用菜刀将木窗板削开一条两根手指宽的缝，这样她就可以站在窗子后面很方便地找到多种角度，或凝望农业局的圆形窗口或浏览沙街上路过的菜担子或者斜着目光听隔壁的动静。

右边隔壁住着郑婆和瓦片，老青讨厌郑婆喜欢瓦片。老青刚搬来沙街的时候，有一夜梦见一只铁锚湿漉漉地从河中央钻出，滴着油亮的水，上面冒着热气，闪动着许多紫红色的小花。老青心里隐隐地有一种久违的感觉，她正要细细地看好，这只壮实的铁锚吱的一声滑溜溜地插进河里，溅起的水花像野草一样蓬乱，湿漉漉地闪着光。老青在梦中感到全身软弱无力，她看到河水一下子全干了，露出河床的沙砾，龇牙咧嘴。第二天老青从衣柜里掏出久已不用的镜子，心疼地看到眉毛脱落零散，脸颊上长出了一块黄豆大的雀斑。老青看着镜子，极力回想昨夜那个奇怪的梦，她感到手心正在慢慢发热，像抓着一个温热的烤红薯。忽然郑婆一撞门进了来，嘴里说老青，天下雨蚯蚓就都跑出来了。

郑婆以加工蚯蚓为生，每天挑着一对大木桶，一顿一顿地出门，先折到街头，再从街头走到街尾。她双手摇晃着木桶，很内行地从每家的窗口看进去，似乎每家的床底下都爬满了蚯蚓，然后郑婆就自说自话讲些天气眼病夜里的梦，一边晃到河边的空地。她对准一棵树，或者一片草地眯起眼仔细探究，然后将一勺茶麸水惊天动地泼下去，草叶齐齐地压倒，贴在泥土上，又纷纷抖着尿黄的茶麸水挣扎着起来，茶麸水渗到地孔里，吱吱地响，冒着一些细小的水泡，像有人或什么动物在上面撒了一大泡热尿。郑婆坐在扁担上等蚯蚓从地里钻出来，最好是肥肥的那种，剖开仍有两指宽，这才像“地龙”。整个镇子加工蚯蚓的只有郑婆一个人，年轻人

关于蚯蚓能入药能吃进嘴里然后利尿定惊降低血压等有关知识都是在郑婆满身散发着腥气用篾条捅蚯蚓的时候知道的。郑婆坐在自家门口，一左一右放着两只大木桶，桶里装着像鼻涕虫一样滑溜发亮的蚯蚓。郑婆把手探进桶里，抓起一把蚯蚓放进一个瓦钵里，削得像刀片般锋利的竹篾尺把长，挑起一根蚯蚓，不动声色地从蚯蚓头捅将进去，开肠剖肚，一摊稀泥似的东西黏糊糊地溢出来，不知到底是血还是尿，总之是肝胆涂地尿尿横流。

腥气从大门飘进里屋飘进厨房，又从后门飘到河边，在河边钓鱼的人都闻到腥气了。郑婆把刮干净的蚯蚓片挂到竹架上，让太阳晒干让风吹干，干了才能拿去药材收购站。因此每年春天的三个月里沙街总是充满了蚯蚓的腥气，沙街的人走出去，身上发着腥，隔着三五步远的人就闻到了腥气，就说：你们沙街今年又晾了满街蚯蚓了吧？

偏偏农业局要设在沙街。农业局来人量过地，呼啦啦运来几车砖石水泥，一幢三层小楼就建起来了。沙街的人一夜之间看到这幢高大漂亮的房子在三楼的窗口瞪着个圆形眼睛，觉得很异样。郑婆私下对老青说，她越看那圆形窗口越觉得像一个叉开腿的女人。她用那把又长又窄沾着蚯蚓血的竹刀指着窗口，又用她那经常用隔夜茶水冲洗因而从未得过眼病的眼睛意义含糊地望着老青。老青觉得头发根有些刺痒，她急中生智地说，若是裁衣服，圆领窝是很不好裁的。

不过沙街的人走出去，或打酱油或买米，总要说“我们农业局”，我们农业局昨天来了一辆吉普车，我们农业局昨晚熏蚊子。

农业局的小姑娘罗蔷薇，在她八岁那年来到这条散发着蚯蚓气味的街道，在三楼的圆形窗口上，看到街上房屋灰色低矮新鲜有趣，大人小孩像蚯蚓似的从房屋里探出头来，他们陆续走到街上，

或从街尾走到河边，或从街头走到镇上，也有停在街肚撒尿玩沙的，都是小孩。

蔷薇就走下楼，穿着她的红皮鞋。她听见她的鞋跟没有发出熟悉的嘚嘚声，皮鞋跟踏在沙地上，咔嚓咔嚓地响。

五

王建设对瓦片说他要成为一名诗人了。

诗人，懂不懂？就是写诗的人，你知道苏东坡吗？不知道，你连苏东坡都不知道。我告诉你，苏东坡在你家后门那条河坐过船，这就是诗人，苏东坡，明白了吗？王建设学着一部经常放的电影里首长的口吻很有气魄地对瓦片挥舞着右手，他的六根指头的左手仍然没忘记藏在裤袋里。

瓦片听得稀里糊涂不知所以然，到底是因为坐了背带河的船成了诗人呢，还是因为叫了苏东坡才是诗人，搞不清楚。不过王建设却因此有了几分庄重和自负，使瓦片不敢随便摸他头上的两粒疤痕。

王建设又到老青的门口对着几只正在晒太阳的公鸡宣讲了一番做诗人的决心，他用眼角的余光看到老青的脸在窗口晃了一下。像一只灰猫从桌上跳过，王建设一时兴起，就用普通话朗诵了一首新学来的歌词：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老青站在门背后听见这铿锵有力的韵脚，觉得手心发热满怀感动，她入神地听着王建设那像母鸡下蛋似的嗓音。王建设断断续续，声大声小声情并茂地将这诗诵了三遍，自我感觉良好。

郑婆开始在每天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站在家门口若有所思地看天，一看到天完全黑下来，黑下来以后就看星星，看到夜露下

来。沙街上的人看到郑婆这么高深莫测，想想总会有名堂，便无端感到一种压力，于是踱到郑婆家门口，站到郑婆的角度，很有把握地朝天上仰脖子，等到旁边的人没滋没味放下头，郑婆才启发地说：你鼻子怕是塞住了，嗅不到空气。那人就做深呼吸，吸了几大口，吸得满肚都是蚯蚓干的腥味，觉得上了当受了耍，就在地上吐了一口口水，说：“丢！”

丢，是本地很普遍的骂人话。相当于“×”，但又不完全有那种意思，大多数时候只是一种语气词，说的时候很使劲，就觉得出了气，但并不是最厉害的骂人话。郑婆也就不在乎，她有点蔑视地看看那人，不与他一般见识，然后又继续高深莫测地看天。

郑婆每天晚饭后看天看到第四天，整条沙街的人都有些不安起来，隐约觉得确实有些不大对头了，于是回过头来比先前更加仔细地看天，果然就看出了些不同。有的看到天上有一只咳嗽的母狗，有的看到一头长着四根翅膀和两只脚的动物，看出名堂的人彼此并不议论，只是目光里多了一层含义，心照不宣。大家都闻到了空气中除了蚯蚓干的腥气之外，还有一股死老鼠的气味，这气味飘荡在空气中连日不散，极大地影响了居民们的睡眠，越来越多的人在夜里梦见老鼠爬到床上阴阳怪气地笑，笑声竟像女人。

王建设认为这事不能回避，他暂时放弃了当诗人的梦想。很认真地写了一张告示贴在墙上，告诉大家在开展普查，并且在当天下午，王建设就戴上红袖标进入了街头的第一家，从米缸到粪坑，仔细查了一遍，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第二天傍晚的时候王建设从那家出来，站在街口说，进度很快，这样用不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普查完毕，让大家都放心，不必有什么思想负担。

空气就这样紧张了起来。

普查查到第五家的那天清早，大家看见沿着背带河从上游飞

来大片大片的虫子。这些集体迁徙的虫子密密麻麻像乌云一样黑压压，它们一直向下游飞去，并不离开河流，对岸墨绿色的马尾松林被这片飞虫所浸染，也变成灰蒙蒙的了。一开始大家以为这是清晨常有的大雾，都没有注意，是郑婆最先发现了它们。据郑婆事后说，这些虫子从半夜起就开始迁移了，她墙上的斗笠呜呜地叫，像秋风乍起。她特意起了个绝早，而且破例地没有端上洗衣服的木盆。她站在背带河岸边一片比较开阔的沙地上，离飞虫很近，她看到虫子们像雨点一样斜斜地从河尽头的天边落下来，因为没有雨声而显得奇怪。郑婆把手伸到河水的上方，虫子纷纷从她的掌背掠过，漫不经心又急急忙忙。沙街上的人陆陆续续站到了河边，直到最后一只虫子消失在下游。

这是沙街一次划时代的事件，多年以后，当人们提起蔷薇父亲自杀、上游漂下一个婴儿的尸体以及刮了一场龙卷风等等不幸的大事都是发生在这一年，人们说起这一年的时候，总是说发虫的那一年。

郑婆用她那久经隔夜茶水冲洗的眼睛凝望着这片飞虫，预见到了种种事情的不可避免。她一回到家里就从米缸寻出一小片黄糖，把它举到刚刚在梦里梦见自己长了一对鸭子翅膀的瓦片跟前。瓦片闻到黄糖的甜香，觉得外婆有些反常，平时只有在瓦片受了极大委屈的时候郑婆才肯拿出珍藏的黄糖来稳住他，瓦片觉得有些不妙，郑婆果然说，你以后不要去农业局了。

农业局三楼圆形窗口的那块蓝底白花的漂亮窗帘那时还在，还是那么随风一飘一飘，蔷薇的红皮鞋禁不起沙街砾石的摩擦，已经失去了神秘和骄傲，现在穿在她脚上的是一双苹果绿塑料凉鞋。蔷薇走着路，腿上像系着两只螳螂，在这一年整个漫长的夏季里，这两只苹果绿色的螳螂在草丛中若隐若现，闪闪烁烁。后来瓦片